

## 【旅遊籽】被淹沒的歷史 花蓮灣生尋根記

【旅遊籽：遊俠仗義】「阿靖……阿……靖……？請問你知道阿靖嗎？」

白髮蒼蒼的日本老伯，在久違了的老房子門外喊他童年玩伴的名字。接門的新住客搖頭。良久，轉角一位台灣老先生淡淡說，阿靖已仙遊十年。意料中的答案，但老伯仍難掩失望的神情，「喔，如此呀。」

在剛過去的10月，台灣上映了一部以14年時間拍成的紀錄片《灣生回家》。未上畫包場與預售票房突破400萬台幣，至今累積2,000萬票房，4萬個讚。催淚程度連戲院都要給入場觀眾派定紙巾。拍攝者，不是大導演，而是一位為追尋麻麻身世，賣掉家當，連銀行信用卡都要剪掉，嚴防自己消費的前出版社社長——台日混血兒田中實加。戰前、日本、花蓮，對我們而言似近還遠，但那朝代更替，遭篡改掩埋的歷史，還有被忽略和歧視的遺民，又似曾相識。戰爭永遠為人詬病，但戰爭歷史已融入生活、思想、文化、血液裏，再逃避面對都不過是自欺欺人。

認識田中實加是在2012年的夏，花蓮。

那夜的她喝了點酒，淡淡地跟我講10年來，來回日本與台灣，給病榻中的灣生公公婆婆尋親、尋根和尋墳的故事，「病榻前老人最惦記的，是自己的出世紙，想看一眼被遺忘的故鄉。像紀錄片中桑甚太太說，有死亡證，卻沒出世紙，人生彷彿不完整。」年輕的她是個貪靚鬼，賺到錢，信用卡任碌。2001年她穿着一身名牌Prada、Burberry、Salvatore Ferragamo高跟鞋跑到花蓮，周街拍門訪尋灣生老人的朋友；2012年她穿t-shirt牛仔褲，一頭亂髮，翻戶籍謄本翻到變入境處黑名單。她曾為一位老太太尋獲出世紙，開心致電，老太太卻早於一星期前走了，當時正是我認識她的2012年，「我輸給了時間，我不守信。」那夜她靜靜的哭紅了眼。

2015年，她來回奔走已經14年，賣掉了曾經在台北擁有的三個房產，把資金拍成紀錄片。這些年來她接觸了二百多個日本灣生，卻只有五十多位來得及相見，給對方帶回資料，甚至帶他們回台灣看看舊居。原計劃要帶曾住在吉野郵便局的清水奶奶回花蓮吉野村老家，奶奶開心得用力拍着牆，像要立刻出發一樣，後來清水奶奶病重，田中實加手作了一個清水郵便局的模型送她，奶奶看着模型，口中喃喃笑說：「我看到吉野郵便局了！」可是她在劇組出發去花蓮拍攝前三天在睡夢中辭世。內疚的田中又說到這句：「我輸給了時間，我不守信。」與死亡競賽14年，我聽出了那份無奈。

拍電影辦講座記錄歷史真相

《灣生回家》一片裏有太多這樣的故事。最初她奇怪這些灣生為何熱愛台灣，每次台灣有地震和災難，灣生都會籌款捐錢，早年埔里的酒廠倒塌，他們竟飛來，把那些壞掉了的酒買回日本，「他們只是想找藉口確認台灣還好不好。這麼可貴的感情，台灣居然沒有記錄，實在可惜。」今時今日只要身體健康，旅行尋根話咁易，無奈阻礙來自親友對「灣生」一詞的忌諱。

2013年她帶了22個灣生回台看家，但其中兩人臨時取消行程，十多位拒絕播出影片。原來是家人反對灣生身份曝光。像「啞巴孀」，十來歲就被父母交託給原住民鄰居照顧，連子女都叫她啞巴孀。直到一天她遇到回台的灣生，說起有點日腔的台語，才發現自己也是灣生。田中又遇過在苗栗公園撿垃圾流浪為生的灣生，想為他辦身份證，方便入住台灣的安老院，不然至少也可回日本，但對方未去過日本也不懂說日語，台灣不是家，但日本更甚麼都不是。倒是他一曝光，管理及公職人員會常來找他趕他。就在田中跟流浪漢聊了兩、三次後，他自殺了，「我的心就像跟自己拔河，如果我沒出現，他也許仍在某個公園睡覺。」她嘆道：「做這事有好多挫折，你不知到底自己是對是錯。」

她這兩、三年來到不同學校舉辦了118場講座，「我要讓學生看見課本沒有的歷史。」她記着麻麻的話：「你的精神糧食是尊嚴，永遠不要被看不起，如果你沒回台灣完成這件事，才是最沒尊嚴的事。」

「不管河南人西班牙人，來過台灣的都是台灣的歷史，是台灣的曾經。正如英國人到過香港，是好是壞，也是歷

史，不能抹煞。」經歷造就深度，戰前日本**移民台灣**的故事，看來與我們相距很遠，但那遭政權篡改的歷史，被歧視而無處為家的遺民，相比我們身處之地，面對硬推的國民教育、警察的六七暴動網上版本，以至被極速處決的英國巴士、郵筒皇冠至錢幣，是否都有相同遭遇？

花14年精力

為灣生奔波

「灣生」這詞是由田中實加帶來的。日本幕末時代政府鼓勵海外移民，實情是日本人口過多，糧食不足，移民止血。於是夏威夷、塞班島、巴西、阿根廷、韓國及台灣都是移民首選。**移民台灣**者要求嚴格，除品行優良外，還得變賣所有田產，並存150元到台灣的戶口以示決心。那時候的台灣荒蕪，瘧疾肆虐；剛建好房開墾了田，颱風一過就化為烏有，許多人客死異鄉，但歷經百年終建設了幾條發達的移民村。

花蓮是繼東京後第二個有沖水馬桶的地方，是隻走在時代尖端的開荒牛。日本人與台灣原住民尚算相安無事。1945年日本二戰投降，各地47萬日本移民被遣返回國。從台灣回去的就有198,000多人，所有財產，包括一支筆，一件高級和服都得報關換取資產收據，每人只得1,000日圓盤纏及一張鹿兒島的船票。這些人沒去過日本，不會說日語，回國後被日本人指「陀衰家」而遭到歧視排斥。面對未知的困局，好多人悄悄把孩子託給原住民朋友照顧，期待將來相聚。但更多人在船程中離世，日本政府安置這班灣生在偏遠之地眼不見為淨，收據也因負責公司倒閉而變廢紙。被遺棄者從此隱姓埋名，活在日本，心裏惦記台灣的根。田中實加發現去世的嫲嫲是灣生，男友意外離世讓她感受到分離痛苦，從此花了14年為這些被遺忘的老人尋根圓夢。

記者：陳慧敏

攝影：潘志恆

編輯：謝慧珊

美術：吳子豪

鳴謝：花蓮觀光旅遊局

【旅遊籽】灣生絡繹不絕 尋訪西村的家

【旅遊籽：遊俠仗義】田中實加主動去聯絡灣生，親身為他們外帶渴望已久的資料。而位於吉野村的西村的家，也在默默迎接絡繹不絕的灣生老人。西村的家的老阿嬤，今年已經90歲了。說起以前，她只記得，她家本住台北，家境不差。但十三、四歲時給送到花蓮，在一間日本手作豆腐店做幫工。她雖不會說日語，但與老闆相處融洽。

準備住戶地圖代尋老家

在那個貧窮的年代，連日本人都過得很窮苦，幾條菜和幾磚豆腐，就是一餐。曾阿嬤20歲那年，日本人遭遣返回國，她的丈夫是日治學校裏的老師，買下了當年吉野村最後一位村長西村的家，日式木房子採入樁方法興建，50年來結構紮實，三代人在此成長，阿嬤說起話來就停不了，「以前這裏每家每戶都沒圍牆，種幾棵樹籬，處處龍眼樹。」半世紀以來，這附近都被拆卸得面目全非，據其子曾義洪憶述，不時有日本人在門外偷看，有些還帶小禮物來打招呼參觀，每次客人來到，他們會煮麵招呼，漸漸地，這家的院子居然真的變了家麵店。餐桌下放五、六十年前老房子的舊照，日本人特意用中文寫的感謝信等。曾義洪說：「哭呀，那些老人家都哭。」就算他們沒經歷那段歷史，卻早準備昔日吉野村的住戶地圖，隨時幫灣生尋老家。

想念一尊二宮銅像

黃家榮是個台灣文史工作者，皮膚黝黑，成天在花東一帶日治遺蹟來回跑，從老紅磚上的一個刻字，淹沒在河道中的隧道，搜尋日本移民遺下的蛛絲馬迹。他跟我們到楓樹山，遠望整個花蓮的風景。我們發現大片平原像個九宮格，整整齊齊的，水利河道工程都做得很好，打風時能好好疏水，不受水淹。還有很好的水車灌溉系統，有利

農務。在瑞穗到溫泉路的一段路上，會遇見幾座荒廢的磚瓦式大宅。屋頂兩三層加建的煙窗，都是日治時代的煙樓。鄰居都在樓裏幫忙人手包煙，是門不錯的外快。還有舞鶴北回歸線公園旁有一個小景點——掃叭石柱遺址，山坡上有個被冷泉與樹叢淹沒，被人遺忘的火車隧道「無窮」，泉水有若蘇澳冷泉清涼。不過家榮最愛瑞美國小，因為他一家三代都在該校念書，擁有最多回憶，「這是日治時代，日本人給台灣小孩建的學校，全盛時期曾有學生上千人，現在六個年級剩約80人。」小學處處大樹，廣大的綠草地，給學生提供很好的學習環境。

#### 日本訂製新像放回原位

日本小學都有個刻苦讀書榜樣二宮銅像，可說是日本數量最多的雕像。這裏也有，戰爭的時候，大人跟孩子說二宮要去當兵了，暫時不在校，其實是被日軍徵用銅去做炮彈，殉職去了。孩子天天等二宮像回來，等到白髮蒼蒼。「二宮的下場當然大家心裏有數，早陣子請田中小姐在日本訂回一個一模一樣的二宮像安放原位，算是『二宮先生退役回來了。』」看在眼裏，你明白，大家想念的才不只是一尊雕像。」家榮說。

記者：陳慧敏

攝影：潘志恆

編輯：謝慧珊

美術：吳子豪

鳴謝：花蓮觀光旅遊局